

欺骗他的不只有爱情

社会实录



廉思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蚁族”，是对“大学毕业生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该群体高知、弱小、聚居，是继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主要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等临时性工作，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他们主要聚居于城乡接合部或近郊农村，形成独特的“聚居村”。他们是有如蚂蚁般的“弱小强者”，他们是鲜为人知的庞大群体。

上期回顾

狮子和羚羊的故事不光发生在保险公司业务主任李鑫平身上，它还应该发生在每一个“蚁族”身上……

柳辰宪，男，1984年2月出生在辽宁省大石桥市，家里是做买卖的。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计算机专业。现居住在小月河学生公寓。

柳辰宪自称打小就是个很叛逆的人，离家出走四回，打过架，砍过人，进过拘留所，也吸过毒，什么都干过，是那种顽固不化的人。那会儿，连他亲舅都说，他迟早得进去（进监狱——编者注）。

不过，柳辰宪脑子灵活，特别是理科一学就明白，中考的时候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二高。在高中阶段，柳辰宪经历过被劝退、转学、被开除、再转学，居然也考上了大学。

刚上大一，柳辰宪就找了份兼职，在家电大卖场卖空调。那时候他家已经变穷了，他父亲出了车祸，差点死了。家里的钱全花光了，一贫如洗。

柳辰宪说他做每一件事都不是盲目的，他去商场做销售，就是为了锻炼自己的口才。

第一天，星期六，他站在那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一天的工作结束，上司对他说：“小柳啊，你可能不太适合这份工作，你也不说话，我们需要的不是模特。”

上司没想到，第二天，柳辰宪又出现在她面前，“你可以不给我工资，但请给我机会试一下。”上司同意了，只要他一天可以卖出三台，这两天的工资都给，并且可以留下。

柳辰宪这回为自己争了口气，机器卖出去了。他每个星期都坚持，业绩越来越好，“五一”期间做促销，他一个人一天就卖出去七十多台空调，是业绩最好的。

暑假过后，柳辰宪上大二了，课程多，学习和工作发生冲突，他放弃了这家卖场。但大二的他也从来没有消停，没事儿就去混中关村，靠帮别人攒机器挣一点零花钱。他也倒腾过二手电脑，从中关村淘来，通过BBS

转卖给大一新生。这些零零星星的活儿，为他赚足了生活费用，足够支付每个月三四千的花销。

柳辰宪自己都觉得这生活不像个学生，就跟个“倒爷”似的。其实他这么做，不只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女友。

柳辰宪大一的时候就把高中毕业的女友带到了北京，在小月河给她租了房子，赚钱供她吃穿。他和女友每天都要买水果，日花销在100元左右。

后来他听了女友的话，开始把心思花在学习PS等平面设计软件上，给女朋友做照片，也做点LOGO什么的，赚点儿钱。

为了养活这个小家，柳辰宪拼命找兼职，赚钱。大三暑假，为了挣出下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他一天要打两份工。上午去做市场调查，下午还要赶到石景山游乐场做夜场。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夜里一点钟才回得来，累得喘不上气来。

大三的时候，柳辰宪结识了一个在山西做焦炭生意的朋友，发现倒煤有利可图，就回家联系当地的水泥厂。他算了一笔账，从山西拿到的煤都是按坑口价算，240元一吨，拉到辽宁转身就变成500多元一吨，利润相当大。水泥厂一年用煤量是14列到15列，一列车55节，一节是60吨，一列车就是3000多吨……如果这笔生意谈成，就是至少三百万的利润。

很快，他开着借来的车，一身西装革履地出现在水泥厂采购处处长长的面前。任处长把他上下打量一番，怀疑柳辰宪是闹着玩：“小孩儿啊！你有货源吗？你能搞到车皮吗？你爸叫什么？你确定有关系？”

柳辰宪说：“我大学快毕业了，也不想给社会增加负担，就想自己创点儿业。”他把朋友的关系一讲，把账给任处长一算，任处长有点兴趣了，给他点上一支烟：“来来来，抽烟抽烟，咱先不谈煤的事儿……”

但是这块眼看就要到口的肥肉最终还是飞了。资金出了问题。按照柳辰宪的计算，煤钱、长途运输、短途运输、装卸费、耗损、占地费、好处费，保守估计得花费160万。这么多钱，他拿不出。有个哥们儿本来要帮他，但是家里人说了死话。费了那么多心思，柳辰宪痛心啊，三百万。

（柳辰宪自述）我大二以后头发就开始白了，太操心。我才二十四，但谁看我都不像，都说我二十八九。

女朋友高中毕业，很多东西需要我来教她。我给她的定位是做销售，这个门槛低，学得快，赚得多，做得好了也很体面。我一边学习，一边赚钱，还要看营销方面的书，完了讲给她听。

我有一个发小在广西理工大学学车辆工程，他们专业毕业后都能去五菱重工，他野心大，没去。他说咱们做生意吧，做展会。他爸爸是卖奇石玉器的，有这方面的信息和资源。

当时我大四快毕业，我妈同意我做生意，我就跟着我哥们儿去河北衡水了，带着两三万块钱。头一个生意，赔了。后来去了保定，十天赚了两万块钱。之后又去了宛州，在那儿被黑社会盯上，敲了我们的钱。去了山西大同，那里已经被同行占了。后来又去了即墨、滕州。做展会一年，就是在滕州结束的，2008年6月26日，因为我被我哥们儿骗了。

之后又发生了一些事，柳辰宪对这昔日的小伙伴彻底心灰意冷，两人分道扬镳。

从山东回来，柳辰宪在北望路一家展览公司找到一份项目主管的工作，工资两千，提成是百分之一，一个月后可以转正。但是一个月之后，公司说先等等，公章没在。

当时山西正在举办“煤博会”，柳辰宪一人拿下了六家大公司共计90万的项目。单位给的公关费是每家客户500元，一家客户吃两顿，显然不

够用。他自己还垫了不少，盘算着提成减去这部分，还多少有剩余。忙完了山西的事儿，他又被调到了内蒙古，一直到8月24日。

2008年8月24日晚，在外漂泊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柳辰宪终于回到了北京，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小月河公寓。

长年在外奔波和忙碌让他的脸上更添几分苍老和疲惫。这个时候，他兜里只剩下六块五毛钱，还有一万多块的发票等着报销。

他的背包里背着满满一包好吃的，都是从山西、内蒙古给女友带回来的。他自己还没有吃晚饭，饿着肚子，背包里的东西他一个都舍不得吃，想留着与她一起分享，这样才有味道。

她不在家，他没带钥匙，打电话给她。没想到那边劈头盖脸来一句：“你怎么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把这儿当什么啦？！”女朋友正在陪客户吃饭。

一个小时后，她回来了，看看他的样子。“你怎么混成这样了！你这是逃荒来啦！”柳辰宪忙笑着说：“是，是，是，逃荒来了。”“回去吧！分手吧！”她冷冰冰地丢下一句。

那一夜，老天像是在故意嘲弄他。大雨哗哗下，一夜未停。柳辰宪饿着肚子，在楼道里蹲了一个晚上。

但是，欺骗他的不只有爱情。

第二天早上，当他带着发票去公司报销时，却遭到了拒绝，提成更是一分没有，理由是他并非正式员工。

女朋友找到了更好的工作，离开了小月河。柳辰宪却留在了这个给他欢喜给他忧的地方。

没有了女友，房子渐渐凌乱起来。他的床上还扔着小兔和小熊毛绒玩具，他说因为她喜欢，所以他也喜欢。地上是很久没有用过的锅碗，以前他常常给她做饭吃，现在他已没有心思做饭了。在他的铁皮柜子上，吸铁石的飞镖钉着几张外卖菜单。饿了，丢一根飞镖，扎在哪道菜上，就叫哪个外卖。

追忆放映电影的美好时光

畅销读物



编者 凤凰卫视出版中心
上海三联书店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梁文道 我读》是基于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节目而来的，这个节目通过主持人每天介绍一本书，让观众用最便捷的方式接触到书籍的精髓，进入一个又一个迥异又奇妙的书中世界。

这是一本近似于社会时评的文集，作者从某本书出发，引申出对社会、人生等方面的看法，语调轻松有趣，以说故事为主，启发读者：书可以这样读。

上期回顾

王小波影响力最大的是他的杂文。在《理想国与哲人王》这本书中，《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因其强调的自由主义精神而受到许多人的喜欢。而梁文道最喜欢的却是其中的《沉默的大多数》……

《一个人的电影》

或许将来再去电影院了，不知道那时我们会不会怀念今天用影碟看电影的日子，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现在的我非常怀念以前放大电影时的气氛，怀念那种时光。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本《一个人的电影》，这本书合了很多人的文章，像格非、毛尖，他们写了自己跟电影的故事，同时也有很多对话，一些电影导演，像贾樟柯、田壮壮、王小帅，还有徐静蕾、孙甘露他们谈电影。这些文章其实全部出自十年来文学杂志《收获》里面一个很受好评的专栏，叫做“一个人的电影”，里面的部分文章集结成了这本书。

这本书里我最喜欢的是开头第一篇格非的文章。他回忆几十年前，看电影是件多么稀缺又盛大的事。那时候他们在乡村看的都是露天电影，在一个操场上，挖个洞放根柱子，架起一个大屏幕，跟着就放电影。他说那个时候放电影可艰难了，一部戏往往需要那些放映员带着机器和电影拷贝，一个村一个村地放。有时候他从小村到另一个村中间，说不定有些小村落的人就会出来拦路，有点像打劫，为的是要劫下放映队，让他先别去下一个村，先在这个村放，虽然只有几户人家，但也给他们放一放，据说当年这种场面经常出现。

有时两个或两个以上村子的放映队同时用一个电影拷贝，就需要有个人专门负责跑片，就像格非故事里那个绰号“武松”的人，他身体结实，跑步快，如果90分钟的电影有四个拷贝，他就在一个村子等那边的电影一放完，马上拿着拷贝跑回这个村子放，这就叫跑片。所以“武松”当年自然是这个村里最受欢迎的人了，大家聚在那儿等着看电影的两三小时里面，大队就在电影线上召开社员大

会，内容照例是春耕秋收，照例是中央某号文件照本宣科，然后忽然人群嘈杂，远远一看，是“武松”跑过来了。这时候大队革委会主任就会非常识趣地长话短说，短话不说，最后蹦出一句：大会到此结束，下面请同志们看电影！大家就兴奋地等着电影开始。

跑片有时候跑得相当复杂，说不定是三到五个村庄同时用一个拷贝，这时候不得把这个人跑死吗？所以他也需要有助手，帮着他一路去跑片，这边放完一个拷贝，赶快运到下一个村，一个90分钟的电影分四节，把拷贝运来运去，至于中间的时间大家就在那儿等着。

毛尖也在她的文章里提到当年大家看电影的心情，热烈又天真。毛尖的岁数比格非小多了，她说到小时候看电影里面的人接吻：“很多老观众就会觉得很不可思议，觉得这是个特技镜头，一定是用了什么特别的效果，比如这个嘴巴凑过去的时候，那边又拍那个人怎么样凑了嘴巴过来，其实不是真的接吻……他们认为如果是真的接吻的话，那么男女演员的对象岂不是就要疯了，不干了？！”毛尖还说：“我们几个孩子在里屋里头听大人在外屋煞有介事，蒙着嘴，乐坏了，天啊，他们怎么那么蠢，一男一女亲亲脸有什么，我们在录像厅看的都光身子了！”

书里有一篇贾樟柯跟王真的对话，贾樟柯说他以前在山西汾阳的时候不是去戏院，那会儿流行在录像厅看片子，看的全是港产电影。这些港产片绝大部分都是打打杀杀：“当时看吴宇森的《英雄本色》，胡金铨、张彻，后来徐克电影也都看了，特别完整，而且只要看到非常激动的电影，一出录像厅就在马路上找同龄人，过去撞撞肩膀，一撞肩膀非要打架不可。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武术热，很多男孩子跟我一样，都拜师学艺，我学了一年武术，最大理想就是学一身武艺，总幻想能够飞檐走壁，可是武术需要从扎马步、踢

腿开始练，练了快一年就烦了，怎么还没有武艺啊？就不练了。”

可见这个港产片真的是教坏小孩子，好在贾樟柯也不是只看港产片，再大一点的时候终于遭遇了陈凯歌的《黄土地》，才看了几分钟，他就流泪了，“里面一望无际的黄土，还有那些人的面孔，一个女孩挑水。那个女孩在河里面用桶一荡打起水来，挑着从黄土边上走”，看到这里，他眼泪马上就下来了，因为那环境就是他老家的那一片黄土高原，人物景色太熟悉太真实了。后来他说：“我看了很多诗歌讴歌劳动，我就特别讨厌，我觉得劳动真的是很痛苦的事情，为什么要歌颂他们呢？这不是真实的。”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现代电影强调真实的那种情绪开始慢慢出来了。

电影的好时光过去了，连格非说负责跑片的那个全村最受欢迎的人物“武松”也过去了。“武松”的弟弟告诉他，改革开放之后，“武松”仗着一身蛮力，给人出死力干重活，艰难度日，等到年纪大了，人家瞧不上他了，他每天早上照样各个村子跑，不用跑片了，他是为了自己卖广告，希望别人知道他还有用。结果最后他病死的时候，大家解开一看，他骨头全黑了。

《卡萨诺瓦是个书痴》

假如你是一位非常专业的书评人，常在报刊杂志上写书评的话，你就不能永远只夸书的好而忽略一些你觉得不怎么样的书，这会有损于“独立中立”的书评人形象。要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卡萨诺瓦是个书痴——关于写作、销售和阅读的真知与奇谈》有一些建议。该书作者是一位美国作家，同时在大学传媒系教书，叫做约翰·马克思·韦尔·汉密尔顿。

这本书集结了大量趣闻和古灵精怪的小故事、小段子。此外，书里有些段落很是有用。比如说：“要做一个职

业书评人，有时候遇到一些书，你觉得它不怎么样，但是你好像还得夸它，那怎么办呢？”汉密尔顿列出了很多欧美书评中常见的评价方法，比如：“某部小说是有点瑕疵的，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反面主角，然而读者可以忽略这样的缺点，感谢书中的某某某”，又有人说“每一位学者都可以批评说有一些主题不该被忽略或者没有被认真对待，但是几乎不会有人能够达到这本书这样的成就”，最妙的是有位书评人说“这是一个令人兴奋并且重要的故事，不过我希望它能够讲的节奏再快一点，语言再简洁一点”。

汉密尔顿下了一个结论：“我们当代的书评人就像个自尊心训练营的顾问一样。”意思是说，我们的书评家总是很关注作者的自尊心，觉得不能不照顾一下他们，作者的自尊心的确是要好好维护的。不过有时我们会遇到一些作者，他出了一本书，而且假设我们该已经看过或者买了他的书，你碰到他不知道该跟他谈什么好，难免要提到他的新著，问题是你没有看过或者你根本不打算去看，那该怎么办？书里又有一些建议：“有个比较好的说法，相当于文字上的飞吻，你可以说你还木有读这本书，但是它在你打算读的书里面排在第一位，或者你要故意把它留到夏天再读，以便好好地享受它。有时候粉丝自己也写一些书稿，拿给作家过目，如果你不回复他，他就写信来骂你，甚至开始纠缠你。”这个“独立中立”的书评人形象，是怎样解决这个时代就出现了，狄更斯形容这样的一些读者为“求助性作家”，写信来求助。狄更斯说：他们总是恐吓我，而且什么都要，没日没夜地堵在我家大门口，打我的仆人，还藏起来，我出去进来的时候伏击我。他病了，死了被埋葬，可是很快又有人起死回生地把这些事情重演一遍。听起来真是相当可怕的局面。